三朝要典卷之十

紅丸

御史傅宗臯奏曰

先帝忽崩中外震悼乞

勑究誤藥根因明正

國法并清

宮禁仰惟

大行皇帝

當作阼

英明踐祚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具舉詎虞
抱疾數日迄于彌留遠邇臣民聞報之日
無不追恨
御藥房提督崔文昇用藥誤
主咸思食其肉而寢其皮也謂文昇爲無心耶
何以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誤事乃于
先皇聖體誤投尅伐之劑遂致眠食俱困肢體
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流言謂

先皇興居無節侍御蠱惑以圖蓋其誤藥之愆
而大玷乎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昪為有心耶
先皇置文昪于肘腋託以
玉體之重文昪何心遽忍為此意者幾微奧竅
之中別有心腹爪牙表裏蟠結之姦造成
一定不移之局或並崔文昪之身而用之
卒相推相技以至于是未可知也今文昪

當作扶

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皇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何宮未聞遷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都無引避輙遣往
先皇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為名今查浹月以來
所屢遣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皇于寢疾于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

貴妃所遺承奉
先皇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姓名司禮監應為查
出與崔文昇一併具奏候
勅法司
廷鞫分別正罪縱
先皇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通曉勿留疑端
于信史以傳天下後世之惑然茲事關涉
司禮太監決不宜以究處事屬之盧受亟

願
陛下速發盧受並殲
宮府連結諸黨然後
禁近可幸一清
國法漸以克振
上曰
皇考尚在清宮素有弱疾嗣因
皇祖賓天哀痛勞瘁過傷以致進藥無效崔文

尚疑向之訛清當
作青

昇已有旨

史臣曰宗臯言文昇故用藥已誣至謂表裏蟠結與文昇相推相扶茲亦奚所據乎妄意

大漸之際欲窮承奉之人抑何其意之險語之肆也

十二月壬戌御史焦源溥奏曰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
梃不靈則投以麗色之劒崔文昇之藥不
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寃近見
南寺臣曹珍
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即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
昇必不可不磔也若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尚書
黃克纘身為九列受
先帝恩良不薄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
及

先帝力請尚方誅文昇之屬為
先帝一申冤為忠臣孝子一吐氣豈其心獨與
曹珍異耶
上曰前事不必追論餘已有旨
史臣曰以
先帝之聖明而謂其以進御致疾與張差之梃
文昇可灼之藥韋合附會敢於厚誣
夫曹珍摭拾傳聞輕肆入

告誰復為之痛哭流涕者至曰
貴妃乞憐是何言也蓋爾時持論者之心非
為褫一鄭養性亦非為磔一崔文昇
也直以曖昧之辭織人於罪而前此
青宮梃擊之事後此紛紛假借之說始得逞
其奸謀耳尚敢言忠孝哉
詹事公鼒奏曰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
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嘆竟夜
徬徨又歷閱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恠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
之訛傳流為湘山之稗説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共戴之讐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
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為之

辯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中嚋
詞密締惟科臣揚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為
真切意欲紀為一書傳之久遠以贊
兩代光明謐靖之治
史臣曰
先帝考終原無可疑爵亦云萬目明見乃欲以
揚漣之疏紀為一書矣漣疏正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者此而可傳之久遠幾何不
令
先帝受萬世之誣哉
給事中魏應嘉奏曰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
言揚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捋鬚智
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為震悚忠收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於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
徹于
黼扆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皆為失色漣獨處之
恬然定見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
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目
擊忝在肩隨而愧於後之者也

史臣曰漣非受

顧命之臣也漣將搆釁

宮闈突有文昇用泄藥一疏故

先帝召各部諸大臣因召及漣

諭以二句不用藥復

諭以大臣勿聽小臣言皆以折漣之謀耳

先帝此時已灼見漣之心事矣噫若漣者猶謂

之不二心之臣乎

辛酉正月丙戌給事中蔡思充奏曰唐元
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誤憲宗
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揚揚晝錦
綱紀凌夷莫此為甚不斬可灼并罷薦可
灼之人
於昭之靈必有餘恫者
勅法司嚴行提問為人臣誤
君父之戒彼當日之薦可灼者自含愧欲死矣

上曰所奏已知下所司

史臣曰唐憲宗晚年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泌合長生藥厥後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綱目抑左道于方士必以伏誅書繫道古于泌之下所以示臣子而戒詭遇也

先帝以愈疾而進藥豈與夫以藥求長生者同

予從哲侍
先帝疾與諸臣同進藥豈與夫薦方士而求詭
遇者同矛未知于綱目之義何居
二月甲辰御史方震孺奏曰泰昌
登極一詔凡己前建言諸臣存者擢用歿者恤
錄未盡之餘年與既朽之枯骨業得感風
雷而見天日而殷憂
先帝竟

龍馭之難還
九廟有靈幸不危于
青宮之癲漢而折肱無驗反速禍於肘腋之
閹人使萬年有道之
聖君僅為一月太平之
天子此數天共慘即江河為淚不足以盡臣涕
泗之縱橫也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史臣曰震孺既明知其顚矣又必以
梃擊為真且附會之以紅丸開大嫌
大疑之湍而

當作端

三朝慈孝懿徽至于不光其罪可勝道哉
乙丑尚書黃克纘奏曰道臣焦源溥有疏
論臣崔文昇李可灼
皇上業已處分悉從輕典臣子樂于順君以生
人亦何樂于道君以殺人故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漢唐之治自有一種好生之
德寓于中唯望
皇上賜臣休致以全臣之晚節

史臣曰法莫重于殺人自古及今曾
見有以風影曖昧之言形諸奏牘而
司寇遂奉為三尺者乎克纘疏云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克纘所執
者正經也蓋已灼見羣邪之謀而不

為朋比之行者彼深文苛詆亦獨何
心與
壬戌正月丙寅主事劉宗周因廣寧失陷
奏曰春秋之法先中國而後四夷未有中
國之賊不討可問外夷者以盧受之黨復
犯弑
君之惡漏網不誅者姦璫崔文昇是也復入
禁闥而不之問可謂有三尺乎請

皇上亟行天討首戮文昇以正弑
君之法復令
廷臣各捐朋黨之見亟起李三才為本兵以
資調度餘用天下清議名臣丁元薦李朴
等及近日名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
節死義之氣

史臣曰宗周託言請誅崔文昇亟行
天討而其所薦者乃李三才及楊漣

等此正朋黨之私耳猶敢言三尺哉

二月丙戌刑部主事王之寀奏曰

先帝彌留之時飲恨以崩李可灼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原情定罪不當置方從哲于可灼文昇之下用藥之方即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即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奉

旨具在梃擊案中

史臣曰

先帝進藥之故瞭然矣而之寀猶狂噬不已至

謂其與通夷同一線索蓋其習為罔

上行私之說遂恣肆悖戾至此耳

三月戊午御史吳甡奏曰

先帝臨御之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為臣子者

宜倍加敬慎崔文昇故用泄藥李可灼誤

進紅鉛

服御未幾
鼎湖弓墮忠臣義士無不思啖二賊之肉以附
于人人得誅之義
皇上正神靈之統謂宜不戴天日剪除亂賊漏
網至今尚需查奏書之史册謂
皇上忘
先帝之讐諸臣無討賊之舉臣為此懼今日宜
急誅此二賊告之

宗廟播之臣民曰朕為
先帝討賊而後人人知有
君父無敢存僥倖之心行嘗試之事亂萌消而
人心正矣

史臣曰吳甡謂
先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
登遐之故固已昭然矣乃云可灼誤進文昇故
用故之一字正祖挺擊進御之邪說

而揚其波者也猶自稱為討賊信斯
言也將背公植黨而後謂之忠義哉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
行奏曰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欲
禦外寇須除內姦欲息羣姦須除大姦懇
乞
聖明速正典刑以圖
社稷治安

皇祖
皇考相繼賓天傳說紛紛謂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
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
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
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
下藥咀片須一一撿驗明白恐致失誤可
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
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
與弑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
子弑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
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
而乃晏然傲然含吾支辯至滿
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豈以己實薦灼恐

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而
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實忠愛不知為罪夫
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
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為縱無
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蓋難免
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深心欲為

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
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鮮矣若從哲之
弒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讐慰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姦臣逆賊於
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
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
置也

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
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連嚴兩觀之誅
並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言
無當即重治甘心

上曰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
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
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
議以聞
史臣曰
先帝升遐至此二年矣
赫赫神靈陟降在上滿朝臣子豈無忠義慎行

起自久廢之餘突發大難借端搆禍
誣
先帝以受鴆之慘橫加人以不道之罪是誠何
心獨不為
先帝計乎蓋
君父本有被弑之事而諱言之謂之不忠若其
本無是事而故揑之以為有顛倒謬
戾可謂之忠乎蓋慎行丁巳被簽從

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悻終日唆弄以快其謀希圖柄用其能逃天下萬世之耳目哉

壬午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禮部尚書孫愼行有疏論臣言李可灼進藥

皇考為臣從哲所進致損

聖躬臣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事而據傳說之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以

明之
皇考即位之後
聖衷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增劇醫藥不效
舉朝皇皇適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
官劉一燝韓爌于內閣言有紅鉛丸藥可
救危急重證屢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
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時勲戚文武各官俱
進

朝問安因令可灼與衆共議久之亦不決而
退逮
皇考疾革
宣英國公及臣等九卿科道官入
宮視疾諸臣叩頭恭候
萬安
上備述連日病狀為哀傷勞瘁所致因問聞有
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

遣中使趍

召及至即令診脉可灼奏病源及治方甚悉

皇考大喜立命和藥臣等出至

宮外與羣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

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望

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時內傳催藥甚急

遂同看可灼調進進畢

皇考亟稱忠臣忠臣許以優陞將就寢諸臣出

候
乾清宮門外至申刻中使傳出自進藥後
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諸臣無不喜躍而退
當日進藥始末內外多官萬目共覩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令英國公張惟賢輔
臣韓爌冢臣張問達等俱所親見
皇上可召而問者如是而謂可灼為臣所薦紅
丸為臣所進乎慎行驟聞道路之言信以

為真不覺發憤痛恨一至於此惟是弑逆
二字古今極悪神人不容不惟臣子所不
敢為亦臣子所不忍聞慎行不問之縉紳
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共事親見
之人而遽以此加臣無乃已甚乎

上曰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
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
以釋中外之疑

史臣曰

先帝大漸為臣子者苟可保護

聖躬且人百其身矧

傳諭至再可灼之藥猶可不進乎乃欲以引進

罪從哲加以弒逆之名俾

先帝不得正其終操是議者其罪可勝道哉

癸未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

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

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
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
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
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
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疑預之訛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
何年月日臣於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
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
神骨為悚即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姦之典即謂其
無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
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
衎衎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

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
脉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
世道何所底止

上曰

實録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脩豈容以意
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
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

硃

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
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史臣曰元標茲疏既謂未必有是心
矣而又曰負大疑之名于天下何為
者今
先帝實錄固在也芳猷懿蹟史不勝書而謂史
臣閣筆是誣史也且夫衆口鑠金三
人成虎從哲至是固剖心無以自明

矣而猶謂反覆立見不已甚乎
五月丙申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見
都御史鄒元標早成信史一疏復以慎行
之論臣者疑臣且臚列臣輔相失職並及
催戰張差諸事臣不勝慙悚
光宗皇帝進藥事臣備述當日情形已蒙
聖明洞鑒惟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臣官階録廕盡行削奪仍褫

其冠服列諸編氓庶臣罪既明羣疑可釋

上曰覽卿奏催戰張差事已明朕已知之卿不必介意

是時會奏久不上尚書黃克纘送議吏部並抄傳議曰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弱之證曾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

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丞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
同令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
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
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為可進也及
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著喚他
進來可灼入因診脈奏藥即傳取人乳藥
曰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

已小安次早即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

史臣曰玆議出而克纘危矣所以攻克纘者不遺餘力矣蓋克纘急于為

先帝辨誣而不暇自計其身是以首犯諸姦之鋒而不忍使正論不白于天下然則人心不死猶存一線之脉賴有克纘之言在耳

庚申御史江日彩奏曰竊惟李可灼紅丸

一事果繇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子自有耳目即謂從哲有心而故投不
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可灼非
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繼進
九五
龍昇從哲為元輔何故不置可灼於法重則辟
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
謝天下

上令部院知之

史臣曰情法之間自有定評弑逆之罪間不容髮日彩既以從哲為無心藥僅為不效矣而又欲致可灼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夫可灼而有罪不止遣也可灼而無罪不宜遣也此義不明而後來至以遣戍一案遺不盡之薪火鼓方張之虛燄誰生厲階以至

此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

三朝要典卷之十一

紅丸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

先帝彌留之際崔文昇用泄藥李可灼進紅丸
而薦引可灼者則逆輔方從哲此天下臣
民所共聞也業已奉
旨下九卿科道官據實會奏矣煌煌
天語誰敢有違不意尚書黃克鑽硬幇從哲力

當作纘

庇可灼據其疏詞既曰可灼自欲進紅丸
又曰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
進來大
先帝深居大內何以知鴻臚寺官欲進丸藥此

豈無人汲引而然者耶至末一段復辯進
藥且謂可灼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是又以可灼為忠於
先帝也庸醫殺人或故或誤猶有正律況
君父之前可輕試無妄之藥耶
皇上乃
先帝之子
先帝之讎

皇上所必報今克纘在
皇上之前敢為此欺矇之語其罪可勝誅哉克
纘之意見得數年以來深根固蒂為所欲
為舉
朝敢怒而不敢言因於會議之際突出此疏
使衆臣議論俱不敢越彼意思之内其心
其膽在昔指鹿為馬之姦所為不過如是
也伏祈

皇上將克纘疏與臣疏
勑下九卿科道一並會議克纘是否忘
先帝之恩是否蔑
皇上之法是否與從哲可均闗竅相通亟正刑
章庶姦逆本末與舉
朝之公議猶不至以克纘一片紙含糊不明
此
皇上之孝思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綱常知

有法度實在此舉也

史臣曰

皇上今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克纘正親見人也輒謂之硬幇從哲然則必使其附會弑逆之說而後可乎至云與從哲關竅相通請亟正刑章何悖謬極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導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為
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
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
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
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着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
而惟言己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為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必謂隨藥隨崩非
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
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數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寛貫
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繇前則過信可

當作貫

灼有妄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
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手弑者也昨見戎
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
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為
大不可者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
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

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為從哲
鮮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為言之不然非其
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為豈
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
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
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缺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
其于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上曰已有旨會奏令下所司
史臣曰是時已奉
旨會奏止宜靜俟論定乃再疏求勝不已何為
者愼行云克纘何以知其未嘗使然
則愼行亦何以知其必使之乎辭遁

而窮矣

辛酉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而從哲遽敢以

君父為嘗試儌幸之藉資有心無心姑不必論

而罪已不容誅矣又

先皇帝虛怯之證崔文昇攻以魁伐之劑崔之
罪與李等嚴於李而寬于崔非法也今可

灼奉回籍調理之
旨再得
升遐後五十兩之
厚賚夫庸醫誤人者罪為常人言也今不幸而
在
至尊縱不加等而猶得揚揚出
國門從哲於此果毫無遺恨否夫
先皇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然人子

之於父母也雖加一日愈於已李可灼崔
文昇實促之使
先皇帝早棄羣臣以去終天之恨何能自已又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
深宮之中嬌處傾城當先巧進狐媚蠱惑美
疢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於女戎寶玉大
弓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
人皆知之從哲身秉

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從哲罪狀昭著通國欲
恨從哲一人無足深惜遽膏斧鉞頗關
國體然從哲原不愛名口誅筆伐甘心如飴
無已姑如從哲所請曰將臣官階録廕盡
行削奪臣以為從哲固德清人也導之出
疆先於所往使自收其田里而老於菟裘
既不失
聖主待舊臣之禮而亦薄示不與同國之義更

有一字之斧鉞以懼後之為從哲者國法

公議均得之矣

上下所司

史臣曰

先帝進藥始末甚明何得謂嘗試徼幸即慎言

亦自云

先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矣其意謂

不以

先帝為名則其罪不大不歸引進于從哲則無
以罪從哲無以罪從哲則紛紛邪議
竟窮于無所售嗚呼邪議售矣其如
君父何哉
癸亥尚書黄克纘奏曰給事中薛文周謂
臣有疏駁孫慎行參方從哲庇李可灼臣
實未嘗有疏但因吏部尚書張問達催臣
具稿欲入疏會奏臣揭稿中有無偏私附

會當日所無之情敢於增加當日所有之
情敢於隱匿則
先帝在天之靈實昭鑒之謂可灼係從哲汲引
臣實未見
皇上當自知之爾時進藥情形本是如此有一
字欺蔽臣當萬死顧臣見惡于人久矣
大恩未報不敢望還故鄉乞
皇上削為編氓投之嶺表烟瘴之鄉以為人臣

不忠者戒

上曰卿忠誠任事宏濟時艱安心供職不得以
浮言求去

史臣曰方紛紛會議時諸臣相持莫
敢先發自克纘之言出而正論始伸
于天下文周謂其偏私附會夫克纘
而附會人也乃不于方張之黨人而
于去國之輔臣哉至于自請削為編

氓投之嶺表烟瘴之鄉其意忠其辭
苦矣

六月戊辰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頃者
尚書孫愼行輕信訛言誣臣進藥及傳封
等事臣已具疏剖明業蒙
聖明洞鑒一則曰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一則曰這事情始末皆朕所知赫赫
明綸只此兩言而當日之情形與臣愚之心事

已昭然無可疑矣不意慎行復出一疏求
伸前說不勝不已夫以
皇上所目擊勳臣閣臣九卿科道諸臣共見共
聞之事為不足憑以閭閻揑造道路訛傳
無蹤無影之言信以為實天下有此理乎
且據實會奏兩奉
明旨當日親見諸臣自能以公心持公論明白
奏

聞仰候
宸斷臣之有罪無罪自可立定愼行不俟會奏
再疏瀆陳其心必欲置臣死地而後快如
此舉動
皇上以爲公乎私乎其人品心術邪乎正乎但
臣身受
國恩親承
兩朝顧命不能竭忠盡瘁致

明主於堯舜之隆乃於既去之後蒙疑蒙謗甚
至以不克令終之名貽累
先帝即此一端而負
國負
君之罪臣實無所逭矣伏望
皇上如臣前疏所請將臣官銜
恩命盡行褫奪投諸四夷以禦魑魅為輔臣不
能安

國家定

社稷之戒

上曰覽卿屢奏心跡已明朕知之

史臣曰慎行一疏未已再疏求仲挾私倖勝肺肝如覩至今從哲請投荒裔夫從哲而以荒裔請也迫于邪□無復之人一時之如簧不恤萬世之公議人之無良至此哉

缺

庚午給事中薛文周奏曰臣前有疏參論樞臣黄克纉克纉辯疏於四事輕輕點綴但謂臣實未嘗有疏又謂臣揭稿中有無偏私附會是以己之所出者乃揭也臣職司參駁克纉會議四事疏亦當參揭亦當參然疏揭各自有體今克纉所謂揭者果

呈

御前否如呈

御前則此揭當徑送吏部類齊奏
進為何發抄今廷臣之議未集而克纘一篇
文字先布海內此為何心伏祈
皇上
勑問克纘此揭果呈
御前否如呈
御前為何僭用閣體如未呈
御前為何發抄即發抄為何書奏

聖旨三字據實回奏
立賜處分至克纘疏語臣不必再辯昔
皇上曾有
旨責克纘以忠孝而克纘平素所得意者政在
不忠孝今日會議固宜其有是論臣不知
克纘百年之後於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相見矣

上曰已有屢旨不必爭辯克纘尋具疏乞歸
上不允
　史臣曰文周與克纘所爭者大乃至
　區區辯疏揭之體小人情態已窮遂
　狂悖若此矣
　辛未御史安伸奏曰
先帝以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資一月善政
直足千古惟以焦勞太過哀慟失節致成

虛羸尋至大漸即其
召閣部大臣及科道諸官
諭以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而天下大本已定矣獨是崔
文昇屢以瀉藥進李可灼突以紅丸進事
明有據罪斷難容即借口於愛予
君實無異於腊之毒則可灼真
先帝之賊

皇上之讐而凡臣子所不共戴天者也方從哲
身為首輔不亟討此賊而票擬以回籍調
理嗟嗟從哲何忍於忘
君父之讐而曲庇此么麽小吏哉必處崔文昇
李可灼以死法而勒令從哲自請不恪之
罪以謝
先帝若謂大臣以忠愛為心可以不究
先帝得其正終不必尤人李可灼妖言惑衆說

謊欺
君顧可令其保首領於牖下哉
上令部院知之
史臣曰事須有實刑必當辜安仲于
先帝致疾之因
憑几之情亦自了然謂得其正終不必尤人矣
乃猶不欲可灼保首領于牖下何與
壬申尚書黃克纘奏曰臣惟古今立

國惟此三綱五常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夫為妻綱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人
生天地間無此綱常則
中國變為夷狄人類變為禽獸矣臣近見禮
部尚書孫慎行疏論
先帝將晏駕時李可灼進藥事引春秋許世子
止弒君欲以為舊輔方從哲罪奉
旨着當時親見其事九卿科道官會奏臣以冢

宰爲百官長自當具疏臣可無言已經數
月適家臣於
內朝房催臣會奏又差人送刻過禮臣閣臣
諸疏催臣合疏又至臣寓催臣臣以事關
會奏即對
君父之語且將入會疏故語俱用奏疏體臣稿
末原無奉
聖旨三字給事中薛文周急欲論臣意臣已上

疏叅臣假借會議黨護姦邪具疏疏以辯
一意乞休文周又上疏謂臣垂涎大拜不
宜遽擬閣體以揭進
御前又謂臣揭當類送吏部奏
進何為發抄臣覩今諸臣一疏一揭至纖至
微之事無不抄傳臣所奉何等
旨意所議何等大典顧獨以發抄為臣咎乎又
謂揭未如何有奉

聖旨三字夫此三字乃抄報人妄加不惟揭帖
無之即滿
朝疏奏有自書此三字者亦皆不足辯但謂
臣絕滅綱常昵私交而忘大義百年之後
與
二祖
十宗何面目相見臣不得不就此事一發明之
夫文周主禮臣之說引許世子不嘗藥以

弑君罪從揩臣竊謂其欲附于忠而反陷于不忠者以五常中無禮與信也凡春秋書法外國之君見弑則直書曰某弑其君如宋督弑其君與夷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内君見弑則諱其事而但書薨不書地書葬如魯隱公見弑于子翬而書曰冬十一月壬辰公薨魯閔公見弑于慶父而書曰秋八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書

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安國所謂示臣子
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
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
于君父有討賊復讐之義夫魯君果弑于
其臣孔子猶且諱之況非被弑而可強名
以弑乎即許世子止之事乃外國事也孔
子書以弑君左丘明為素臣其書于傳曰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

夫瘧非速死之疾藥出于世子之手而卒
在飲藥之日據事直書止將何以自解然
公羊傳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
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猶
以用藥偶誤得從末減今李可灼進藥罔
效不無僥倖嘗試之罪而
先帝疾革呼問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
人臣之不嘗藥概坐為弑則在

宮在官人人可論矣夫
先帝以天年終今已葬矣一月
御天千秋稱聖臣子不能歌誦盛德傳之無窮
則亦已矣而強誣以見弒之名使之抱恨
九原可謂有禮乎加以諱言之事且請速
脩
實錄貽笑萬世可謂信史乎大抵此時人心險
巇巧于陷人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投于其

中而不能出如
皇考未嘗不終于正寢而欲擠入于弑君之罪
者直目之為弑逆是同
皇考于漢質帝也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至以毆死
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為許皇后也于事為失實非信矣
於

君父
君母為誣詆大無禮矣無禮無信三綱淪五常
絕矣今夫市井小民稍知禮義者其父母
病偶為庸醫投反病之藥而没尚隱忍不
欲告官恐被父母以見殺惡名為子道虧
臣懼薛文周方自蹈不忠無以見
先帝于地下不暇為臣憂矣臣于李可灼明言
其輕易進藥無所逃罪何嘗有所私庇而

文周侍勢妄言罔思臣子之於
君父當保全其令名信口污衊誠不知忠孝二
字何物伏乞
皇上為
先帝雪此誣明以當日侍湯藥啟手足真情
勅下九卿科道中有經誼學術具識以聽
聖裁
上曰卿據見具揭以備會奏心迹自明朕知之

疑議之訛

史臣曰克纘茲疏引經折義何直而
核也雖聖人弗能易已公卿大夫須
用有經術于是乃信秉禮者至以春
秋之所諱横加于考終之
令主謂經術何哉克纘欲令諸臣中有經誼學
術者具議以聽
聖裁斯言足令妄引經者媿死矣
甲戌御史温臯謨奏曰頃者禮臣因李可

灼輕進紅丸欲誅以弑逆而坐及舊輔臣
若曰
先帝之速棄羣臣文昇誤之可灼促之也然此
猶為莫須有也臣所指鄭養性真所謂亂
之根本逆之渠魁貫此而問其他何異形
之釋而影是誅乎故附會弑逆之讞以重
千秋之疑而誣
先帝以不得正其終臣不敢也寛假世逆之人

弑當作弒

以留千秋之恨而悮
皇上以不得全其孝臣尤不敢也伏乞
陛下大奮
乾斷將鄭養性罪逆布告
宗廟
社稷及中外臣民
立賜誅夷籍沒貲產以充兵餉
上諭以有旨

擬當勞己

史臣曰凡諸臣求多于鄭戚者始焉
以梃擊繼焉以進藥皋謨自謂
先帝上賓于進藥無與矣而又欲罝鄭戚于法
且籍其家茲何說哉
丙子給事中周希令奏曰臣奉
皇祖命
冊封在外復
命日去

先帝崩一月耳彼時臣猶在兵科日與當初
召對科臣揚漣共事所聞甚悉大都視道路傳
聞之言不甚懸絶其在今日亦有可以情
原有當以理斷者夫進用李可灼紅丸而
先帝崩方從哲身為元輔不當辯獨薦與同薦
但當悔悞聽庸醫殺人之故若以為有心
即禮臣已先諒之矣此臣所謂可以情原
者也從哲之必不可解者當日不逮斬李

可灼而身請為法受惡俟

陛下赦之善矣乃擬

旨票去賜金旌賊此時已覺自悞而掩之欲蓋彌彰萬口難辯此臣所為當以理斷者也

今日惟立逮李可灼正法以謝

先帝或赦方從哲死褫其職廕流諸裔土以明

示天下萬世

史臣曰可灼進藥出自

先帝之召從哲何嘗辯與人同薦獨薦哉夫情
理非有二途既曰可原又云當斷弑
逆何事豈容中立耶蓋姑寛其辭而
實欲陰中其事可謂險狠之極矣
丁丑給事中汪慶百奏曰李可灼進藥一
節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然皆云
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小大之獄未有衆證不到而可招詳評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愼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證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

先帝果繇可灼賔天可灼果繇從哲進藥此其

本末非親見莫能悉春秋許世子以不嘗
藥趙盾以不越境不討賊筆之聖人至今
議者猶為紛紛況以新案傳古議乎且當
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甘同其賞非
慎行此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此疏乃
欲集議于事外之人以定此公案不知前
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尚書張問達黃克纘皆親見人也臣

按當日二臣外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
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為賊黨竊謂四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
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臣
能議者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

弑逆之名臣何忍聞臣不能議者乞
勑四臣據所見聽
皇上處分

史臣曰進藥一事
明旨令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議則非奏矣
人人得與其議則未必皆親見矣淆
亂益多主張益少畏禍者多違心之
辭嗜進者開尚口之竇豈非倡議者

之罪哉慶百之言是矣而不克一麾
以去忠直之士更安所關其口乎
庚辰給事中方有度奏曰李可灼進紅丸
一事關係
皇考
聖躬方從哲身為首輔不能討賊反行賞姦禮
臣所謂縱無弑逆之心卻有弑事此實錄
也黃克纘言官信口一疏或亦別有所見

至引父母為庸醫誤弑一段而含忍者為孝子以首告者為薄惡夫克纘信以為人子之心能若是恕與率天下而為亂臣賊子者必此之言

史臣曰克纘前疏辯紅丸已明茲疏諸語蓋借喻恒人大要謂不宜加父母以不善終之名耳豈真謂父母實有是事而為人子者當諱言之哉

甲申給事中傅櫆奏曰

君父之義無逃於兩間是非之公將垂之萬世

故天下有冒不韙之迹而實無不軌之情

先帝

宗廟

社稷之身先壞於崔文昇之泄藥繼迫於李可

灼之紅丸夫

會典御醫進藥極為周密豈但慎疾實以防

微文昇以鄭氏之黨執醫官之役且投攻
尅之劑長安道上盡有耳目豈從哲胷中
獨無肺腸哉且李可灼之藥果否紅丸烏
知續命之金丹非戕生之鴆毒何信可灼
之深也今一則蒙肆
赦以還京一則徼
殊恩而歸里從哲蓋見事已大差禍將及已姑
謬許為臣子迫切之情以開自恕之門天

下萬世將誰欺哉進藥一事誠無所解然
弑逆之事誤何容易
先帝即不幸龍升中外臣民羽翼已成從哲欲
何為乎蓋從哲骨誠甚脆膽則不粗不能
建不世之勛亦不能作非常之事為今日
計文昇當磔可灼當遣而從哲則有褫奪
之法乞
勅諭史臣除其弑逆之名寬以亂賊之罪則人

往字或上或下必脫一字

情天理無不愜適既可釋疑于往自可徵
信于來茲矣
史臣曰攙謂弑逆之罪談何容易是
也乃云文升當磔可灼當遣而從哲
則有褫奪之法何與然能首發汪文
言魏大中左光斗之姦則深有足多
者

三朝要典卷之十一

三朝要典 卷之十一

三朝要典卷之十二

紅丸

乙酉御史徐景濂奏曰頃臣攝修
光廟實錄先是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參舊輔方
從哲據李可灼紅丸為弒逆罪案臣惟今
日論從哲最喫緊在弒逆二字須辨其真
不真耳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寧
止議削而議奪不真則天地鬼神猶嘿鑒

之誰敢殺人以媚人夫
皇考期月嬍懿共誦
萬年天子只緣體弱兼以哀傷當其召見文武
囑輔
太子為堯舜君蓋已自知無起色矣不虞
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攀號無從不得不歸
咎不嘗之藥么麿可灼安所逭三尺僅僅
奪俸回籍乎哉噫太縱矣責以不誅姦之

義從哲當自心悖而必曰薦醫進藥有弑
事焉匪重誣舊輔也正輕誣
先帝也夫紅丸之即利及臣何敢知第想當日
同受
顧命鴆立藥白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
英國公張惟賢在有閣臣劉一燝韓爌在
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汝華黃嘉
善張問達黃克纘在也以為毒乎羣疑之

當必有抗顏力爭而何以闃然亡語以為丹手摩信之亦必有未達致慎而何以耦俱無猜毋赤勢處彌留主與臣交迫于回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則亦同誤弒逆大惡誰甘獨承豈

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里居宗伯獨抱孤忠耶臣舌可刲臣心不可死萬萬不敢以受鴟謗

先帝以弑逆究舊輔臣而結媚禮臣也
光廟實錄既已闡館纂修今慎行疏經會奏是
非當聽之公評而權攬總裁筆削或疑其
私臆願
皇上慎重鉅典
勑下閣部再加酌議蓋有弑逆而護弑逆則護
者為亂賊攻之者為真忠義無弑逆而揑
弑逆則揑者非忠義為所揑者豈真亂賊

以好德考終之
聖而書之曰弑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主借
君父之大變洩臣子之私讐欲加舊輔以不忠
之辟撗汙
先朝以不美之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仍祈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姦邪無輕

言弑逆以傷
主德以玷國史
史臣曰夫史以傳信考之前侯之沒
靡有愧焉人臣假
君父以圖其私既欲欺天下且欲欺後世嗚呼
天下後世其可欺哉景濂玆言足砥
一時之狂瀾矣
給事中沈應時奏曰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
張差之梃其事甚顯而以風癲二字結案
後有崔文昇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
辜至李可灼非
御藥供事之人也胡為乎有紅丸之進乎竊
謂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漸之藥物豈
可雜投以
君父為漫嘗以

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可灼罪
不容死夫復何辭戎政尚書黃克纘會議
一揭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繼言閣臣未嘗使可灼進
藥藥乃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之也此實

可灼死案之一證也克纘為
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臣從哲討輕易
進藥之罪將崔文昇李可灼並寘之法安
得四海臣民懷疑至今乃當時不特不寘
之法已也么麿小吏徼回籍調理之
旨又冒無功厚賞人情鬱鬱不平凡有忠孝之
性者無不為之髮竪大抵是案也在李可
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

輔臣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録
昭矣
上曰李可灼已有旨會奏議罪不必紛爭
史臣曰應時之罪可灼以藥物之雜
投
深宮之得進夫
先帝大漸

傳諭至再事非無因藥亦不容不投至其牽連
挺擊湊合文昇則又附會之常態諸
姦之唾餘矣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臣見尚書黃克纘辯
臣疏不達春秋討罪復讎之旨偏執經義
淆亂信史娓娓數千言臣何必屑屑與辯
唯是克纘向以賄縱盜庫之獄與舊輔方
從哲首尾作姦比周為黨以故今日倚恃

奥援顛倒公論欺

君害國無所顧忌克纘向日既與從哲朋姦今

日不得不為從哲護法

上諭已有旨令下所司

史臣曰春秋經中之史克纘前疏發

明經義立萬古綱常之極文周乃詆

之為偏執夫執經而亦可為罪案是

必不學無術蔑視綱常者為有功矣

又何怪其言之悖戾乎至謂克纘以盜寶一事與從哲表裏為姦又何其橫詆而無忌也蓋至是文周之說已窮欲借端以發而諸臣被誣之狀反不待辯而自明矣

丙戌給事中沈惟炳奏曰會奏之
旨謂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今在
朝親見者豈止克纘一人胡不姑俟會奏而

急急獨鳴是誠何意克纘所發抄者是揭
非疏似矣但此時各衙門各出所見以聽
冢臣會奏誰無議單誰曾揭出發抄者而
克纘獨揭抄傳又誠何意嗟乎一時之私
黨可護萬世之公道難欺惟乞
皇上力主真情實事明白
宣示史館使直筆一時傳信萬代則羣疑一渙
辯駁永銷

上下所司

史臣曰百聞不如一見克纘親承進藥不忍

君父被不韙之名臣下煽猖狂之說故首出一揭以破邪論可謂力持公道大忠不阿矣惟炳乃謂共護一時之邪黨夫一倡衆和實繁有徒使克纘而護黨肯孤立行意乎惟炳乃以此詆克纘

乃真護邪黨者矣

戊子給事中魏大中奏曰禮臣孫慎行痛

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

義之驚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

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百端至藏酖毒于女謁偵元精耗損德不

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迄
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
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為弑惟
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即名為弑以
盾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
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

甚晰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
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
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
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
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
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

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
春秋之法誅意謂惡莫憯于意也闌入
慈寧非張差之意固即國泰之意也投劑益
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
政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
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
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
意而從哲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史臣曰

先帝之非受鴆易明也可灼文昇之無與于梃
擊亦易明也梃擊之為風癲亦易明
也唯以三案為一案則難于明耳夫
三案原非一案而必欲狃之為一案
深文以詆之多方以中之至于謗訕
君父而不恤尚可謂有人臣禮乎
己丑給事中彭汝楠奏曰議者僉謂可灼
罪不可赦文昇之罪浮于可灼尤不容逭

蓋可灼進藥在
先帝彌留之日當時
面召閣部諸臣語及山陵等事勢已岌乎其不
可支矣可灼市井小人徼倖富貴以
萬乘之尊輕為嘗試幸而成則揚揚得意不幸
而誤則身膏斧鑕固其宜也當事者又從
而優賚之自貽口實亦何怪人之議其後
乎然謂

先帝之崩盡繇可灼致之則情理固有可原者
若文昇之進藥則異是當
先帝御極之初精明強固起居無恙萬目共睹
曾幾何時遂致危篤則文昇之師心用罔
補泄失宜明明陷
先帝以不起之證致可灼因之以誤乘誤終成
崩殂兩人之罪均不容誅而文昇其魁首
矣彼時科臣發明

聖躬違和一疏豈逆料有倉卒之變哉臣聞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
皇上之於
先帝親則
父尊則
君豈其終天之痛甫閱歲而忘之乎
上曰
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虐疾輔臣爌等在前

皆知如何說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
輕罰俸三月

史臣曰謂可灼情理可原是矣乃謂
先帝御極強固以文昇補泄遂成不起不知
青宮素恙哀勞成疾即一時諸臣累疏自明
奈何以此罪文昇也
明旨煌煌真足解天下萬世之惑矣

壬辰大學士韓爌奏曰臣自丙辰秋備官
講幃伏覩
先帝和粹之資溫文之度與諸臣欣相頌慶至
己未秋傳聞感冒靜攝尋值
皇祖考妣相繼大喪比泰昌元年八月一日
即位十二十三日
御門諸臣覩
聖容癯減以為勞毀先是初十日後聞御醫診

視閣揭問安二十四日臣與輔臣劉一燝
入閣辦事時有鴻臚官李可灼來閣云有
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中有
進藥一節宜十分慎重等語臣等深以為
然亟諭之去二十七日
先帝召見閣部諸臣
諭云朕在東宮感冒調理未痊節遇大喪悲傷
勞苦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時

當是卽字

皇上侍立承
旨諸臣叩首出二十九日臣等視篆冊寶司禮
兩內監在詢知
先帝疾大漸內監因云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
思善門具本進藥從哲及臣等應以渠云
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
召見諸臣問安畢
先帝答語多欬逆因云不如此便好了已傳

冊立
皇貴妃等諸臣以
冊立
東宮對
先帝因顧
皇上命臣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
壽宮臣等以
皇祖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臣等對以

聖壽無疆何念及此
先帝仍云要緊要緊因問有鴻臚官進藥從哲
　奏云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信
先帝即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進診視
　奏言病源及治法甚合
先帝喜命進藥臣等復出令與御醫各官商議
　　良久輔臣一燝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
　叅半臣與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

臾呼乳嫗至
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進
先帝服畢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
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
退此申末可灼出臣等詢之云
聖上恐藥力稍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
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急問再服後
何傳可灼云

當是此字

聖躬傳安如前此本日自午及申事也次日臣
等趨朝而
先帝卯刻上昇矣痛哉方
先帝召見羣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命
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探藥而前籲天
以禱臣子到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
宜止者豈不慮于心實未出于口
龍馭上昇臣民哀慕搶地呼天凡今所為致疑

致憤者不惟不忍出于口抑且不以萌于
心伏念
先帝睿聖風成慈仁天植臨御僅以旬月而恩
膏被于垓埏為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
紀述而值
兩朝鼎湖之遽屬四海喪考之悲即禮臣忠憤
之激誤與遠近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
如何情景乃進藥始末實是如此若不詳

剖直舉非命之幽稱而加之好德考終之
聖主恐
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
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為懷先臣拱謂不忍
肅皇抱不白之冤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
真天地古今之大變者又再見于今已臣
是以據實陳奏臣愚一字一句
皇上所見所知渙發

玉音諭告中外併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
摩者勿以信史為謗史
先帝融朗之令名
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矣當日
親見大臣宜同臣言
先帝陟降庭止實鑒臣言
上曰覽卿奏事情甚明已有旨
史臣曰當進藥之時從哲與熯同事

壙據所見備述始末足破盈庭之惑矣使能終守茲說豈不足以維持公道砥柱一時而奈何為羣姦所顛倒也噫

尚書張問達奏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與左都御史鄒元標先後參論舊輔臣方從哲俱有辨疏亦俱奉有
明旨臣以事體重大不敢不實不敢不公故剗

三臣原疏送各衙門通覽并令各出一議
單以彰至公始敢復
命當日臣等同赴
宣召共候
皇考
聖躬與寺官李可灼進藥之始末已一一于會
疏中據實奏之毋容再贅乃臣舊共事今
見在者止二三臣而在内則各衙門諸臣

有衆門見今已各有叅論之疏
旨下臣部與各出之議單送臣衙門故臣會奏
并另總一冊隨奏封上
御覽此臣為國家大事慎重秉公以公奏報
君命即各衙門亦云非會同在內九卿科道官
所議之單集衆論以俟公評何以服一時
又何以服後日臣何敢以會奏故為推諉
正臣所以遵會奏之

旨也此各衙門之所共知也惟是臣隨輔臣與
諸臣共候于
宮門內見可灼進藥未能力議止其罪同則
所以候處分者亦宜同敢不自陳而引罪
乎

史臣曰進藥情形問達目覩最真身
為冢臣第從實從公為一剖白自可
息邪說而破羣疑乃奉會奏之

旨而擅更為會議寄是非于衆口委黑白為道
旁方自謂慎重秉公而非屬推諉夫
推諉孰有大于此者乎益問達工為
規避之術陰陽時局冀以自全此固
其恒態矣
癸巳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
應蛟等官奏曰竊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

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
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
方從哲從哲有辯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
疏論從哲又有辯疏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
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辯疏送各衙門觀
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

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内
不能盡書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
衆論證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
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
内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
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
決又
宣臣等進
宮内跪于
御榻前問
聖躬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啟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
進一丸少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温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
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乞保安急進倉皇悽然共切弑逆二字何
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
臣之疏内語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

疑是進字

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
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
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
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
安舜等疏叅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
繼票養病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

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
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辯疏後皆自認
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
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
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為法
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
而非臣等所可議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

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
非望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
勑行該省撫按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
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
可灼輕進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在可灼上矣法應

勑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洩公憤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

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
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既往
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為
國是為
國祚計慮敢不從公而從實哉況
史館已開
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
馬昭然日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

臣等贅言為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

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

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

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倿亓

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
可灼着該省撫按官解法司究問正罪崔
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
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
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史臣曰冢卿爲百官長方奉
旨會奏時但據親見情形明白入

告紛紛議論見覬自消乃以狼顧之心開鴟張
之竇大掛同異之幟橫開向背之門
欲親見而見原未親冀釋疑而疑乃
滋甚聚訟興戎莫可底止則會議一
節階之厲耳其罪可勝言哉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議曰
先帝以哀思勞劇致虛疾崔文昇故進下藥勢

遂不起即
升遐未必盡因李可灼之紅丸而紅丸亦實促
之況藥物不必呈方咀片不必檢明違進
御之舊章啓姦宵之陰竇將有不可言者文昇
以故論可灼以誤論從哲實薦可灼是以
有回籍之
温綸有銀幣之厚賚揆諸許世子之為法受惡
將無以自解矣

帷幄舊臣即不忍加誅斥似宜聽其自請盡
還
歷朝恩命官階遠歸故郡列為編民若崔文昇
李可灼司寇有常刑無容緩矣
史臣曰當可灼詣閣自獻之時從哲
却之未嘗薦也應蛟等謂
先帝升遐未必盡因可灼之紅丸矣而猶諄諄
然辨從哲之薦玆何說與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曰職聞太史公云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弒逆之誅被之空言而不敢辭繇今觀之則舊輔方從哲進藥之事是已

先皇帝即位之初以勤勞感疾自崔文昇故進下藥其勢已革不必以紅藥而致大故也紅丸之進從哲與可灼方僥倖萬一之回

春豈其包藏禍心敢為弒逆而其罪實有
不可解者夫藥物進
御必院官呈方傳示咀片一一撿明此其中葢
有深意若令外廷之臣得進不可知之藥
安知莽冀鴆毒之謀不得陰行其間故進
紅丸而效尚為從哲凜凜寒心而矧
先帝升遐適與藥會乎比之春秋許世子之義
從哲其何辭焉世子雖殺身以自明尚無

逊隻字之斧鉞而從哲方恕人之罪以掩已之咎益為誅心者所不赦矣總緣不知春秋之義故至此故曰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亦可哀也已今世道清明公議昭著禮臣憲臣二疏俱是萬古鐵案亦不待青史董狐之筆而姦黨已奄奄若泉下人矣至于引經斷獄明正典刑自有

朝廷之大法在非職等所敢與也

史臣曰經世邦瞻既云可灼非包藏禍心奈何又謂從哲罪實不可解乎許世子以不嘗藥自殺謂瘧非速死之疾也

先帝不豫時之光景何如而可以許世子事例乎春秋之義果安在耶

三朝要典卷之十二

三朝要典卷之十三

紅丸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摹偉略史不勝書説者

曰一月

太平天子

萬年有道聖人此賛詞亦實録也追想

潛邸艱難光景談之令人欷歔泣下追其末

也麗人之蠱惑崔文昇之涼劑李可灼之
紅丸同一機軸今之畫策者即昔之蝎譖
者也舊輔方從哲獨秉
國成慣結奥援止知有
貴妃不知有
君父包藏禍心其姦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禮
臣孫慎行所爲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
賊也其喫緊全在李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當嗁泣訪落之時過哀過勞已成虛損痼疾誰令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是時

先帝大漸

召大臣託孤託後事一息僅屬易簀在即此正盧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餌何益雖

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令人不能無遺恨矣何物么麿不加重討而

　賞之罰之尋
温旨遣去之可謂
國有刑章乎繇前而觀從哲過信可灼有妄
　進藥之罪繇後而觀曲庇可灼有不討姦
　之罪即喙長三尺亦無以自觧矣有味乎
　左都御史鄒元標誰秉
國成之言也可謂千載鐵鉞矣嗟嗟
國法

國史交相垂戒禮臣憲臣互為發明一則扶
君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
君愛
國防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為膚淺者道也總
之此番公案妄投大黃以損傷元氣者崔
文昇也輕進燥藥者李可灼也主使李可
灼者方從哲也不逺可灼無以服天下不
逺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録

廕無以洩天地神人之怒為法受惡百口
何辭為
國討罪三尺不貸是在
皇上大奮乾斷毅然必行耳即令開局修史將
職等疏單及啓事公鄂科臣惠世揚議史
二疏一併宣付史館以成
光廟實録庶
國法清議大明于一世姦臣邪黨遺臭于萬

年其有裨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

史臣曰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今之

言紅丸皆邪也夫既知

先帝大漸盧扁望而却走矣又謂文昇損傷元

氣可灼輕進燥藥若以

帝乃殂落二人寔致之何昧心甚也倘所謂邪

極而遁辭生耶

尚書姚思仁侍郎丁懋遜議曰

先帝聖孝性成哀痛過度偶爾致恙未至沉痾

李可灼官非太醫醫非世業敢以紅鉛丸

藥進

御不經嘗試不開藥方丸甫入口不一日而

先帝賓天矣據律以大不敬擬斬臯當情真但

先帝高居深宮無人薦進可灼縱有紅丸何從

而知若薦自輔臣方從哲必有本章在於

內府一查便明今以莫須有之事而坐以大

惡逆之辠恐無以服從哲之心也惟是從
哲身為元輔不能主持遂同可灼調進誰
秉
國成以致于此以此責從哲何說之辭總之
辠一李可灼可釋天下之疑杜後世之議
矣

史臣曰既云薦可灼為莫須有無以
服從哲之心復云遂同可灼調進欲

以服從哲之心恐從哲之心終未可服也總之弑君之事實則服不實則不服誣從哲則從哲不服并誣

先帝則天下萬世俱不服一月之徽懿無窮而千秋之誣謗忽起是誰之過與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議曰

先帝賓天雖不專係李可灼之藥然鴻臚非侍

御之官

大內無用丸之事即用之而效亦當嚴旁投
之禁況用之而不效乎准養病之票擬將
何自解乎李可灼亟當重處外仍申飭左
右無論藥之效不效大抵非御醫院官不
得擅進此今日之所當急講者也

史臣曰從吾謂用之不效當嚴輕進
之誅即用之而效亦當嚴旁投之禁
是效不效無一而可也是教天下為

臣子者坐視君父之危而不救也

先帝不幸

賓天設當時

聖躬霍然立起為從吾者亦能持此說以欺天

下後世乎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議曰方從哲國老也

身膺

顧命當危機交急之頃無謀無斷似佞似欺將

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耶未有事關
君父而可輕言故誤者也此而不議如
國法何是宜免其官秩出之外郡使為法受
惡以待良史之書則議大臣之道得矣
史臣曰議以求其至當於
君父之前論人欺佞僅謂之似夫似遂可以蔽
人罪耶身為法官所議何事持論乃
若此何其悖哉

通政使白瑜右通政林熙春劉憲寵左叅議馮時行右叅議聶世潤呂邦耀梅之煥議曰舊輔即無其心而不幸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不幸值其時惟當局忙作迷局故疑案傳為罪案此心之終難剖也藥自有專司灼縱神于醫何不力主商之所司與所司同進而以未達嘗試之手庸醫殺命亦有明條況

堯舜之主乎四海願

先帝萬年逌倏忽仙去蒙賞寬誅雖當弘貸之

朝難從惟輕之典宜蚤正法以全

大孝以快輿情

史臣曰瑜等曰疑案傳為罪案夫疑則非罪況不疑乎又曰弘貸之朝難從惟輕之典茲成何說歟

左通政何喬遠議曰

先帝升遐之故

皇上侍疾已明始末所欲廷臣會奏但以釋中

外逖疑之心耳其云李可灼併議來說按

成化二十三年

憲宗皇帝賓天

孝宗皇帝即位禮科等科韓重御史陳穀等疏

論李孜省等罪狀末言太醫院官施欽等

俱庸醫偏執方藥旬日之間宮車晏駕望

皇上明正典刑奉旨李孜省等宜置重罪但宅
憂中姑從寛謫戍甘州等衛施欽降院使
任義降院判文貴降御醫蔣宗儒降醫士
胡廷寅削其官又按隆慶四年掌吏部事
大學士高拱言近者審録重囚閲方士王
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等獄詞曰
金等妄進藥物遂損聖體比金等子殺父
律謂

先帝是金等所害議事者假
先帝為詞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先帝為何如且
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為何如臣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
以為真使

先帝抱不白之寃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

而

陛下亦何以為情也伏望

勅下法司會訊明確渙發明綸宣付史館若金

等自有當誅之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死

何足惜

上諭再論金等別罪刑部尚書葛守禮奏金等

左道惑人世文為民倣文彬編置口外詔

如議又按大明律十惡明例六曰大不敬
合和御藥悞不依本方及封題錯悞又按
禮律合和御藥悞不依本方及封題錯悞
醫人杖一百料理揀擇不精者杖六十二
條文同罪異又八議條七曰議貴末云有
罪者條具所犯奏請
上裁其犯十惡者不用此令謹按二條文同罪
異蓋十惡條是大明令所載洪武元年之

令也禮律條是大明律所載洪武六年之律也職愚不能定李可灼罪敬引

先朝舊事及律令文同罪異以備採擇

史臣曰獄有疑則斷之以律合和御藥悞者律止於杖即以此欲罪可灼亦無可加矣奚必文致之橫生異議哉喬遠援舊事證今案引律甚確至云

先帝升遐之故
皇上已明始末則一言足以破羣疑矣
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饒位扶克儉曹于
汴郭尚賓吳應琦王命璿議曰李可灼進
藥之顛末與進封移宮等事先後之章奏
甚詳當日之親見可核職等彼時或遠在
差上或伏在田間驟得
皇考之變無不驚痛心裂而未身歷其情形欽

遵親見據實之

明旨未敢以耳為目至如李可灼漫試藥於

萬乘之躬膽莫大而罪難逭所當置法以紓公

忿者也

太常寺卿陳于廷議曰李可灼輕易進藥

引合和御藥悮不依方一條其不合有二

彼謂原有成方衆共灼見偶然悮用総係

常藥耳今可灼紅丸如云常方何必特進

如是奇方誰為監製抑或托言本方寔是
別藥俱未可知其不合一律但言悮不依
方不言服藥之後有無損害葢謂未經
御用旋被檢察者設耳今致禍
聖躬事同大逆而乃引此以寬其戮其不合二
且此條緊關字樣全在悮之一言耳昔也
風癲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今豈宜以
悮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耶弘治年

間施欽等多人進藥以偏執乖方致罪顯是議方呈藥決無別情可灼獨自進藥其情叵測可灼與崔文昇為故為悞總無逃於大戮至隆慶初高拱議寬方士王金等之罪原借以傾陷徐階非正論也當時即為諫官所駁且王金等係

世宗平日信用可灼乃輔臣一時引進金等覆審定罪亦以左道為從編置口外葢彼時

為首者有陶仲文已死耳今可灼躬挾奇方更誰為首若以始之引進繼之賞賚者坐以為首而使可灼為從則又近於深文而不可也

史臣曰夫可灼進藥謂之無濟於
先帝則可今必曰托言本方或是別藥又曰獨自進藥其情叵測謂之不深文可乎

至於高拱一疏訾之為非正論不知

人臣當以何者為正論耶

太常寺卿朱光祚韓光祐王紹徽耿廷栢鄭三俊議曰天下有一時之賞罰有萬世之是非年來刑賞之失無如李可灼進紅丸一案者夫鴻臚寺隨堂何官而姓名乃達于

至尊之聽紅丸何方何藥性經何臣先嘗而敢輕試于

萬乘之躬姑無論搽未達之術懷僥倖之心為
崔文昇後勁罪不容誅即果技擅十全業
經三世萬一以入宮誨妬別有肺腸者出
焉可灼能禁之乎一不能禁而通天之罪
將萬身其能贖乎追
龍馭上賓矣横叨上賞比逋誅引疾曲擬
温綸誰秉
國成失刑至此近據

請削官階録廕避影息陰庶幾大臣席藁之義

雷風雨露合聽

聖裁若夫有無薦進可灼陰謀左道俟當日

顧命親見者遵奉

聖旨據實會奏以釋群疑職等還

朝皆在天啟元年以後不敢任耳為目也唯

是綱常欲正

國法宜伸

國體當存古社稷臣有不動聲色而措天下
于泰山之安者貴其斷耳斷之此其時矣
[illegible]史但曰倫莫大於君父惡莫甚於弑
[illegible]逆彼事非親見誰敢漫言煌煌
明綸初無會議之文蓋私意一岐枝節横起因
[illegible]而生無窮風波皆會議為之也使慎
[illegible]行上疏之初當事者直寢其說不煩
[illegible]集議則一時君臣相與於安常處順

之中亦何至紛紛如此天下無事妄
人擾之誰生厲階其使人髮指之無
從也夫
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
生金柯㫤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曰
聖體虛弱豈宜投以泄瀉猛悍之劑乃崔文昇
初以泄藥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進滔天之

罪即肆諸市朝猶不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洩幽明人鬼之憤也身犯重譴
何為而賞以天府之金藥醫襟流何為而
票以回籍調理之
旨舊輔之心毋亦寬可灼以為自寬之地耶至
若
貴妃立后事從古未聞有立后於
帝崩之後者舊輔不能引誼力争顧含糊其詞

曰不知有此例否至若移宮垂簾此乾坤
何等事而優柔觀望不勇決剖陳利害及
衆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古大臣有立
談之頃而奠
神器於泰山之安者舊輔聞之當愧死矣若張
差之横挺入
宮古今莫大之變風癲二字終非信獄舊輔
秉

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後之考信者得
誅姦雄於既死而稱信史於天下萬世也
昔周公為流言之故居東二年舊輔身犯
不韙公論所不容豈僅僅流言之比更當
斥回原籍無蹈退而不能遠之戒使得潛
窺盤據為將來
宗社憂無窮期也
史臣曰可灼賞金若非出自

聖意舊輔安得而主之便真有垂簾之勢又不
知當時氣焰何如而移宫之日乃踉
蹌至此耶豈非搆莫須有以成不可
解之疑乎至若風癲二字劉廷元不
過直道張差本色又重以
慈寧宮之
召對而猶謂非公案也將以羅織為公案乎真
聖諭所謂邪說者矣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議曰禮部尚書孫愼
行論劾方從哲一疏發紓數十年神人之
憤防閑千萬世君臣之義其功偉矣夫春
秋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
獄歸趙盾盾為政也夫張差之梃美姝之
獻大黃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
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相國處之恬然若
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為調護

力為隱諱力為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
兩立相國惟知為賊而已寧知有
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恃而敢於無天無地
無人理之至此極也相國所以為無君所
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臣以為
鄭戚與相國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
一案進封移宮之事諸臣當日所親見相
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泄藥

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掩
護曾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
言鄭戚回籍已奉
明旨可遂弁髦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
條文昇下藥先于紅丸可廢
國典乎

史臣曰弑逆大事欲舉而加諸無故
之人既言相國復言鄭戚既罷可灼

復罪文昇一意羅織必欲搆成大獄
而後已是誠何心乎若攀龍尚可謂
之有事君禮哉

少卿鄭三俊議曰

先帝自居潛邸無日不在危疑甫登
大寳萬幾勞瘁有獻美姝以酖之
聖躬虛怯元氣已傷有進下藥以耗之彌留之
際生息如綫又有進紅丸以促之進藥一

事李可灼欲以
君父僥倖方相國輕聽漫嘗心即無他事豈非
悞此事豈可有悞者唐柳泌之金丹願主
長生與可灼意豈有異而泌竟何如相國
一時輕易罪已難辭及
鼎湖既泣臺省昌言相國非不明于春秋之義
者僅票回籍調理舛錯尤甚有云相國悔
與同失自護其短此相國之誤也至於李

可灼之究問鄭養性之回籍皆已奉有
明旨急宜早決而文昇先進泄藥情罪又在可
灼之上聞其擅離南京潛住都下又宜與
可灼並
請逮問者也
史臣曰自古姦人舉事未有不假借
名目巧立線索者如美姝下藥紅丸
幻作三名裝成一線美姝果酖也勞

瘁哀毁决無此溺情也下藥果耗也二句不用藥言猶在耳也紅丸果促也

顧命已發勢寔彌留也自非當日親見諸臣卓然持論于下而

皇上英明天縱毅然獨斷于上則助慎行之波而搆

宮闈之難者必三俊之言矣

給事中趙時用議曰李可灼進紅丸當崔
文昇下剋藥後
先帝病勢已危舉
朝皇皇猶父母之疾雖不可為人子亦無不
下藥之理惟是紅丸非本等之藥可灼敢
于輕投使當時薄加之罪亦可少快人心
矣而何以得賞及有煩言止票一回籍調
理于是爭言者益忿灼而併忿舊輔私之

舊輔亦難自解然卒未聞以弑逆指也獨
可灼當亟正其罪而文昇之罪更浮舊輔
心既無他其罪是否輕重總聽
聖明處分

史臣曰時用以文昇為劫藥又云紅
丸非本等藥此猶為浮言巽者也至
云舊輔心無他未可以弑逆指則亦
其良心耿耿者乎

處字之誤

給事中甄淑議曰可灼文昇直以其應罪
罪之而已有何難豦而煩同
朝之會議哉紅鉛味鹹有毒載在本草人人
知之豈祕閣元揆而獨不知乎不知而懵
焉是不明也知而忍焉是不忠也借云未
薦可灼亦曾介乎其側親見其以乳汁合
丸矣倘以慎重愛敬之心止之
皇考或可以淹留時日也故崔文昇李可灼皆

罪而職獨於舊輔有專責焉

史臣曰當大漸之日忠臣孝子所倉
皇急迫恨不能以身代者斯時而有
人曰吾藥可瘳萬萬無不調進之理
而猶責人以慎重乎在事後而妄談
當局即喙喙爭鳴益顯其謀之毒耳

給事中章允儒議曰崔文昇之藥李可灼
之藥舊輔皆知之乎曰舊輔雖萬耳萬目

未必知文昇之進泄藥也此
內庭事也
先帝即天明天聰不能知可灼之有紅丸也此
外廷事也舊輔不薦可灼可灼必有薦者
舊輔不言薦可灼者舊輔便自認薦矣又
何問焉然則處分如之何曰崔文昇內臣
也病與醫合藥與病反
皇上神武何難殲此直以俟

皇上之斧鉞可也可灼么麿小臣何以敢言進
藥必有所使
先帝餌丸而崩又何以不惶懼自殺必有所恃
藥進矣
帝崩矣普天同恨而賜金賜歸等之大臣豈不
知而為者必有所畏逮可灼而鞫之根究
底裏服以上刑可也舊輔欲為萬世不朽
之功不能保四十日不可知之變自請削

階去膾未必不出良心然異日翻案且曰
使果罪也罰豈止此罰止此是羅織不成
而姑為是也莫若直數罪狀令之自擇所
以謝
先帝者而當事大臣仰體
先帝令終之名俾之以初服返故鄉而怨艾終
其身盡以蟒玉官爵恩膾還之
皇上此舊輔疏中所謂

皇上曲全之恩與
天高地厚無窮極者乎
史臣曰文昇若有回天之術豈不足以邀上賞而曰進藥必有所使將使之何為乎文昇雖愚必不出此允儒何以私意加人也真險而譎矣
給事中薛文周議曰
皇祖未嘗不念

元子也不過昵於一時寵愛之私而逢迎其
意者遂多方以中之或密揭繳還
冊立之詔或進
三王並封之議或造揑妖書傾害善類謀危
國本一脈相承如有所受嗣是而謀之者愈
毒嘗之者愈巧或以挺攻或以色攻或以
泄藥紅丸攻不遺餘力而三十年多危多
懼之

青宮三十日同符堯舜之
聖主遂溘然
上賓也斯時問數年之間誰秉
國成則德清方相公也問誰司巡視則臺臣
劉廷元也問何處分則張差庇以風癲二
字崔文昇安然無恙李可灼回籍調理也
噫相國謬矣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以
刃與色與藥有以異乎色攻不可問已梃

攻在

皇祖處分則可在相國不可漫無主持藥攻則
情節更顯然矣
皇考大漸之際元氣虛弱用泄藥不得用熱藥
不得此理庸醫知之文昇可灼豈無意而
輕試之者耶相國謂未嘗引薦可灼原係
何人引薦胡不明言之也律以許世子不
嘗藥相國其何辭于弑君之罪

史臣曰文周謂從哲未嘗薦可灼必有薦之者直欲窮其造謀之人而語及皇祖昵于一時之寵愛斯言真大謬矣夫皇祖之慈皇考之孝已見于昔日慈寧宮召對時乃竟以影響絶無之事誣

皇考弁誣
皇祖其何以安
二帝在天之靈也耶
給事中陳熙昌議曰
皇考瀕危之日崔文昇以攻泄不效而可灼乃
以紅鉛丸補救
鼎湖飲恨雖曰有命在天朱提賞𡡉幾於顛倒
莫測職平心折衷論之曰可灼無弑君之

事而有輕君之心為不忠舊輔有愛君之
心而未盡愛君之道為不智
給事中周希令議曰進用李可灼紅丸而
先帝崩從哲身為元輔不當辯獨薦與同薦之
分但當悔悞聽庸醫殺人之故若以為有
心即禮臣孫慎行已諒之矣從哲之不可
解者獨當日不逮斬李可灼而身請為法
受惡俟

皇上赦之善矣乃擬

旨票去賜金旌賊萬口難辯今日惟有立逮李

可灼正法以謝

先帝或赦從哲死褫其職廕流諸裔土以明示

天下萬世

史臣曰

先帝將崩而紅丸進非因紅丸進而

先帝始崩也謂之無濟于事則可何至與庸醫

殺人之條同日而語且無以塞可灼
之口又何以服從哲之心哉
給事中周朝瑞議曰從哲之可恨不在薦
李可灼用紅鉛丸致
先帝升遐之故不明而在庇賊不討文昇罪逆
滔天乃僅罷其秉筆不聞一語
請誅之尤可訝者可灼紅丸妄投
先帝已不生矣而亟亟焉金幣之賞誰同之也

及言官白簡糾之而罰俸之擬誰縱之也至中外人情洶洶同聲致討而猶允之養病以去誰終以身覆翼之而歇案至今也春秋之法趙宣子身不討賊尤甚于身自為賊從哲身為首輔視

君父之死生輕易如是將以討賊之任推之誰乎

史臣曰朝瑞謂文昇可灼有均辟之

條足以陷從哲矣又謂從哲可恨不在薦李可灼用紅丸而在票擬文昇可灼不當何愈出而愈變也欺蔽之罪可勝道哉

給事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議曰大弒逆大惡

聖明在上亦何敢聞獨無奈瀉藥紅丸實與皓齒蛾眉相逼而來文昇可灼之罪於是乎

當是百字

上通於天矣從哲保護
皇躬業不能弭釁於事先又不能討賊於事後
即有不喙何辭於天下後世乎亟宜與鄭
養性崔文昇李可灼同時追論
史臣曰夫謂
聖明在上弒逆不敢聞斯言是矣而瀉藥紅丸
皓齒蛾眉等語獨可以之加
聖明乎而謂臣子忍聞之乎

先帝保躬素慎而一時持論至此能不恫乎有餘憾哉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進藥一事如謂輔臣為有心也則弒逆之罪古今所共憤此臣子所不忍萌而職敢輕信之乎然謂輔臣為無心也則可灼何醫紅丸何藥先帝何疾引進何人當中外戒嚴之日輔臣柄國之成而得托言於不知乎則輕易不敬之

罪固非輔臣所能辭亦非職之所敢原也

況濫賞未追而回籍調理之

旨旋下此何異霍夫人之囑博陸以勿急淳于

之意乎大約有心無心皆為罪案適爾式

爾總干典刑苟律以許世子之義法將安

逃若曰古者刑不上於大夫輔臣七年首

揆

兩朝顧命不可遽加以不赦之條而曲全其首

領削奪其秩廕此則
聖天子之
特恩或可而豈臣子之所敢言也至於李可灼
以
先帝萬年依賴之身為一時徼倖功名之地即
有愛
君之意未免有孤注之心事屬大不敬原宜寘
之重典説者曰桑曼之計方行泄瀉之藥

繼進服藥虛弱之語
先帝所親言則崔文昇之罪恐不在可灼下也
則文昇宜寘極刑可灼次之庶幾惟明克
允而人心咸服乎
史臣曰如以輔臣之心論則當造次
顛沛之時幾幸萬死中一生是亦忠
孝之用心宜爾也此時此際商何功
名較何榮寵而尚疑其徼倖乎夫守

典之不仁乃言人之所不忍言者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三